

西欧中世纪哲学史纲

奥·符·特拉赫坦贝尔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西欧中世纪哲学史纲

奥·符·特拉赫坦贝儿著

于 湯 山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0年

О. В. ТРАХТЕНБЕРГ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Й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1957

本书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57 年版本译出

西欧中世紀哲学史綱

奧·符·特拉赫坦貝爾著

于 湯 山 譯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興路5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01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

开本850×1168公厘1/32 印張8 5/8 插頁2 字数192,000

1960年2月第1版 196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500

統一書号：2074·202 定价：(十一) 1.10 元

封面設計：任 意

目 录

緒 言	1
第一章 早期的經院哲学	4
一 經院哲学的先前史	4
二 早期經院哲学	17
第二章 唯名論和实在論	24
第三章 中世紀东方哲学及其对西欧哲学的影响	46
一 阿拉伯哲学	47
二 中亚細亚各民族的某些哲学家	77
三 中世紀的犹太哲学	87
四 拜占庭	90
第四章 中世紀西欧哲学的“繁荣”	95
一 十三世紀經院哲学繁荣的前提	95
二 正統經院哲学的系統化	104
第五章 西方的阿威罗伊主义和布拉班特的西格尔	127
第六章 自然科学思潮与罗吉尔·培根	143
一 罗吉尔·培根的先驅者	143
二 培根	150

第七章 唯名論的兴盛	193
一 邓斯·司各脫	193
二 威廉·奧卡姆	200
三 奧卡姆派	225
代結束語	239
人名表	256
参考書目	271

緒 言

“中世紀哲學”這一名詞是常用的，然而是有條件的。其實，本書所談的不是整個中世紀，而只是從十一世紀到十四世紀這一時期的發達的封建社會的哲學。此外，還有“空間的”限制。在本書中我們要研究的只是西歐哲學。對所謂東方哲學的闡述，只能以了解歐洲哲學的需要為限。

我們現在不可能使本書內容牽涉過廣和過於複雜，也不能在本書中對具有世界意義的中國和印度哲學學說的豐富材料作單獨的考察，只能稍為詳細地談一談阿拉伯哲學和與它關係密切的哲學理論，例如，伊朗哲學和中亞細亞哲學，因為這些哲學理論對西歐哲學曾起過直接的影響。

對封建主義時期的俄國哲學和社會理論思想的研究是很重要的。但這是超出本書範圍的、獨立的、非常重要的題目。

不言而喻，列寧關於哲學黨性的原理也適用於封建社會的哲學。作者雖然認為分析各種哲學觀點的政治思想和階級根源是很重要的，但也力求避免社會學化而立足於具體的歷史事實之上。

闡明哲學體系同當時的一般文化水平，特別是同自然科學知識的聯繫，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認為辨明中世紀思想史中的無神論因素是有獨特意義的。

中世紀的特殊的社會思想環境使哲學家們不大可能公开发表

唯物主义和无神論的主張。因此，只有通过比較复杂的分析才能在神学爭論和經院哲学詭辯的深处揭示唯物主义的內核。

在封建社会时期，各种哲学体系所具有的无神論因素（或接近、倾向于无神論的因素）往往証明了自己的唯物主义的傾向性。自然科学知識因素的存在也証明了这点。在权威主义、空洞的抽象、三段論法和神秘主义統治的时代，思想家的經驗感覺論的观点也証明了这点。

各种先进的体系都可以归結为下述三种派別的一种：唯名論、阿威罗伊主义和自然科学思潮。这些派別冲击了当时的正統經院哲学，成为以后进步哲学派別的始源。

在早期經院哲学时代（十三世紀前），哲学中只有唯物主义世界觀的个别的、尚未明显的因素。这些因素的形成和定形較晚，在十三到十四世紀才集中于上述的主要路綫里。封建制度内部的經濟和社会政治的进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亞里士多德学說的流傳和阿拉伯哲学的直接影响也有很大作用。

中世紀的先进哲学派別归根到底是体现了封建主义时代的进步的社会运动的意識形态。它們包含了未来的萌芽，为文艺复兴作了准备。

許多思想革新家的个人遭遇也是相同的。不断的迫害，革除教籍，坐牢和流放，燒毀他們的著作和派遣刺客杀害他們；这些战士們的命运就是如此。天主教——一切黑暗势力的基石——把一切都控制在它的殘酷的、致人死命的手中。只是在反对羅馬教会的极端殘酷的斗争中（这种斗争的結果，通常是那些举起反对占統治地位的教会的旗帜的人遭到悲慘的結局），才在新的、进步的世界觀这条鎖鏈中鑄成第一批尙还薄弱的环节。

在本書中闡述中世紀思想的意義由上所述已很清楚。在闡述時還應該首先指出在歷史過程合乎規律的發展中一些重要的階段，用個別的實例來說明一般的趨向。同時還應該指出批判現代反動哲學的方向。

目前我們感到缺少以馬克思主義觀點來寫的比較完整的中世紀哲學簡史。這樣的著作幾乎還沒有。本書試圖在一定程度上滿足讀者對這類參考書的需要。

第一章 早期的經院哲学

一 經院哲学的先前史

早期中世紀文化的一般特征——教父学——加罗林时期的早期經院哲学——約翰·司各脫·厄里烏根納

四到五世紀，在西欧奴隶制瓦解的廢墟上开始形成了封建主义。在古希腊羅馬文化瓦解的廢墟上开始出現了中世紀基督教文化的萌芽。欧洲古代历史时期結束了，中世紀历史时期开始了。

在經濟和文化方面，从古代世界向中世紀的过渡最初表现为急剧的衰退。羅馬帝国的那些人口稠密和繁荣的城市因遭到蛮族的侵占几乎全部消失了。手工业衰落，商业蕭条，大大地縮短了資金周轉，把欧洲分割成互相隔裂的小块(領地和农村)的、停滯的自然經濟成了經濟生活中的主要形式。农村在政治上統治了城市。

奴隶占有制社会沒落时期的优秀文化几乎被不学无术所代替。当时，就連皇帝、伯爵等人物也不会写字，而是在自己的命令下面划上一个十字来代替签字。

但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整个来講还是比奴隶占有制的生产方式进步的。如果說奴隶占有制导致“斗争双方的阶级同归于尽”，那末在封建社会内部則孕育了新的資本主义形态，对当时來說这

标志着在社会发展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恩格斯写道：形而上学者認為中世紀“不过是历史行程中由千年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中断罢了。对于中世紀所作的巨大成就，如欧洲文化領域的扩大，在相邻地域上形成的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紀巨大的技术进步，都没有任何人加以注意。”^①

另一方面，过高地評價和粉飾中世紀及其文化，特別是哲學，也是不正確的。列寧在1913年寫道：“……已經到了這樣一個歷史時期，這時當權的資產階級由於懼怕日益成長壯大的無產階級而支持一切落后的、垂死的、中世紀的東西。”^②現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思想家們極力“贊美”中世紀文化的一切坏的方面：愚昧和神秘主義，教會權威的專橫和對個性的卑視，反科學性和空洞無物的經院主義。但是，不顧一切沖破了封建壓迫的新的萌芽，却默默地在成長中。

採取基督教教義形式的宗教無條件地成為歐洲中世紀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體系。一切都打上了它那僵死的烙印。恩格斯寫道：“教會教條同時就是政治信條，聖經詞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神學在知識活動的整個領域中的這種無上權威，是教會在當時封建制度里萬流歸宗的地位之必然結果。”^③在這種情況下，反對派的、甚至革命的运动也必然披上異教的外衣。

身受殘酷剝削的、分散和破產的農民處於愚昧和被壓迫的狀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2頁。

② “列寧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2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0頁。

态,他們看不到解放的道路,沒有權力,沒有知識,把自己的經濟建立在簡陋的技术基础上,这一切就給宗教的兴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不断发生的內乱和搶劫、瘟疫和飢荒也促进了宗教的兴盛。

在这样的基础上天主教会建立了自己的宝座。在西欧的某些国家中,天主教会有时占有三分之一的可耕地。天主教会积累起来的可动产也是巨大的。以最“合理化的”剝削制度統治着的教会地产沒有象世俗封建主的領地一样被分散掉。以教皇为首的高度集中的羅馬教会与分散的王侯、伯爵和男爵的混乱构成鮮明的对比。

所有这些情况决定了教会在文化領域內的壟断地位,“有知識的人”成了“教会人士”的同义詞。学校完全掌握在总教堂的牧师会和寺院手里。

羅馬的修辞学教师和哲学家卡別尔的馬尔岑(五世紀上半期)是四世紀前不可动搖的教学大綱的編纂者。轟动一时的“七門自由艺术”或者“智慧的七个阶段”分为两个系:人文学科(trivium)和自然学科(quadrivium)。在“三科”里包括文法——“七門自由科学之母”;修辞学——以文学的形式表达思想的艺术;“辯証法”——下面將談到的特殊的中世紀的邏輯学。“四科”分为算术,“几何”(一种类乎最簡單的地理学,其中掺杂着一些关于“地球奇迹”的虛构故事:一个人长两个脑袋,树根长出綿羊,或果实生出小鳥),研究历法和占星术的天文学,以教会唱的歌为內容的音乐。非常明显,这个教学大綱是以培养僧侶为宗旨的。此外,教会、学校和科学使用的語言是那种与当时生动的人民語言失去任何联系的拉丁語。

由上所述，我們可斷定被公証地称为神学的奴仆的封建社会哲学的基本性質。神学，作为所有宗教的結晶，其使命是从思想上論証和維護封建剝削制度，而天主教会則是封建制度的支柱。

但是，封建社会的哲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中进行着斗争和运动，尽管是微弱的和緩慢的。在思想領域中的冲突归根到底反映了农民和市民反对世俗封建主和教会封建主的殘酷的阶级斗争，也反映了統治阶级内部各种“派別”的斗争。封建主义欧洲的具体历史也說明了中世紀哲学发展的具体阶段。

在中世紀的哲学发展进程中，我們可以首先指出以下最一般的时期：

(1) 在古代哲学和中世紀哲学的交合点上出現了作为中世紀哲学序幕的教父学。在这段时期——从創立基督教教会起大約至七到八世紀止——“教父”制定了基督教的基本信条。哲学同神学合流了，更确切些說是被神学吞沒了。

(2) 八到十二世紀是經院哲学的准备时期和初期。經院哲学(希腊文是学院、学校的意思)是特殊的中世紀的基督教哲学，它在学校教育中占着統治地位。对“知識之王”——神学來說，哲学只起从属的和輔助的作用。經院哲学的基本任务是用思辨的邏輯来論証、維護不可动摇的神学“真理”，并使它系統化。

(3) 十三到十五世紀經院哲学的特点最初是“繁荣”，而后是瓦解。

(4) 东方哲学，主要是对西欧哲学起相当大影响的阿拉伯哲学，占有特殊的地位。东方哲学的繁荣是在九到十二世紀。

长期保存古代遺產殘余的拜占庭哲学也占有特殊的地位。关于这点下面要談到。

*

*

*

基督教教义受过希腊化时期羅馬哲学的影响。我們現在只举出希腊化时期的哲学派别中的几个：神秘化的柏拉图主义，毕达哥拉斯派的象征主义和羅馬式的斯多葛主义。

亚历山大的斐洛（約公元前 25 年到公元 40 年）企图把犹太教的神学同希腊哲学特殊地結合起来。他对基督教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說，亚历山大的犹太人斐洛是基督教的父亲，那末羅馬的斯多葛主义者塞涅卡就可以說是基督教的叔叔。流傳到現在的、被認為是斐洛的許多著作，实际上是一些譬喻地和唯理地理解的犹太傳說和希腊哲学（特別是斯多葛哲学）的混合物。西方观点与东方观点的这种結合實質上已經包含了整个基督教观念……”^①在斐洛看来，“聖經”是希腊全部智慧的泉源。他認為要揭示这个“智慧”必須譬喻地解釋聖經的条文。他所信奉的是把柏拉图主义同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斯多葛主义結合起来的折衷哲学。

教父哲学不仅从属于神学（即經院哲学），而且还被神学吞沒了。宗教問題是哲学思想的基本的和主要的对象。教父学可以分成三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中（約到紀元二世紀末）基督教护教論——在同异教的斗争中維護基督教学說——占优势。第二个时期（三到五世紀）主要用来研究和琢磨教义。第三个时期（五到八世紀）的特点是对积累起来的观念进行研究并使之系統化的趋势。教父学分成两派：西方派即拉丁派，东方派即希腊派。

我們的任务絕不是分析教父学，因此只举出“教父”中的某几个。

① 恩格斯：“論早期基督教”，1932 年俄文版，第 16 頁。

教父學的最初代表之一是弗拉威·尤金(二世紀上半叶)，他用希臘文寫了所謂“辯護”(兩篇)。在二世紀享有盛名的有里昂的主教依列尼(約死于202年)。他著有“揭露和反駁冒名為諾斯替教的〔學說〕”。還有他的學生羅馬的長老依饒里特(約死于236年)著有“對一切異教的反駁”。最初用拉丁文寫的基督教文獻是和迦太基的法律學家德爾圖良(約150或160—222年)的名字分不開的。他的觀點是在斯多葛主義影響下發展起來的，但他卻仇視所有古代的異教哲學和科學。在德爾圖良的著作中我們找不到認為是他說的、人所盡知的一句話：“正因為是荒謬的(反理性的)，所以我才相信”，儘管實際上他曾這樣斷言過。我們只舉這麼一點：“神的兒子會死，這是完全可以相信的，因為這是荒唐的。被埋葬了的神的兒子復活了，這也是可信的，因為這是不可能的”，等等。在信仰面前卑視知識和理性——德爾圖良這些話的基本思想就是如此。

亞歷山大的神學派在基督教思想體系(它的希臘派)發展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從公元190年起就領導這個學派的亞歷山大的克里門特卻與德爾圖良不同，他宣傳的是信仰和知識的統一。

在基督教中，古代哲學是由克里門特的繼承者亞歷山大的奧力金(約185—254年)完成的。通過奧力金，哲學廣泛地滲入了亞歷山大學派，從而滲入了早期基督教。奧力金的一系列學說在後來被認為是異教。

從四世紀開始了亞歷山大教義問答派對哲學唯理派的反動和鬥爭。325年尼其亞會議把基本的信條固定下來了。

教規的三個最尖銳的“問題”是：神學的、基督論的和人類學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關於神的統一性和聖三位一體論的問題。第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神的本性和人的本性在基督身上結合的爭論。第三個問題是研究“上帝的恩賜”和人在“得救”或“贖罪”範圍內的罪孽深重的本性。最後一個人類學的問題是由奧古斯丁“解決”的，他是教父學時期最引人注意的人物，是著名的拉丁派“教父”之一。

被稱為“聖人”的北非洲希波主教奧古斯丁(354—430年)是天主教會的“真理的台柱”和中世紀的無可爭辯的權威。一個經院哲學家抱怨地說，他所以被責難為異教徒是因為他沒有把奧古斯丁的著作與“聖經”等量齊觀。奧古斯丁留下了有關各種問題的大量著作。他的百科全書對中世紀的思想家有特殊的價值，他們可以從這本書中系統地汲取各種各樣的材料。奧古斯丁不僅在理論上論證了天主教，而且在實踐上熱心地維護了天主教。這位非洲的主教對一切異端進行了殘酷的迫害，頑強地建立了天主教會的大廈。

在奧古斯丁看來，哲學和神學是統一的。在口頭上他是古代哲學的敵人，而實際上他是典型的柏拉圖主義者，更確切些說是新柏拉圖主義者。奧古斯丁企圖在這個哲學基礎上開展基督教的神學體系。奧古斯丁認為，只有經過自我深化，經過神秘的自我認識，才能認識存在於人的精神中的真理。但真理不是我們心靈的產物，而是最高的上帝的實在。由此得出兩條認識途徑：一條是確立內在的心理經驗的途徑；另一條是通向上帝，通向借以論證和鞏固世俗等級的天國等級的途徑。

奧古斯丁寫道：“如果我甚至懷疑一切，那就是說在懷疑着的我存在着。”听起来這些話好像是笛卡兒說的，但這絕不是笛卡兒。奧古斯丁想通過神秘的直覺達到“同上帝的幸福結合”，可是笛卡

儿却力图通过“自然的曙光”确立人的理性的万能。奥古斯丁主义的这个方面曾影响了中世紀的神秘主义学派。

奥古斯丁断言，上帝是世界的創造者和开发者，上帝“从一无所有中”創造了世界。柏拉图的理念在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的笔下变成了“造物主在造物以前的思想”，变成了上帝的世界原型。柏拉图的超感觉的世界同以上帝为首的基督教的“天国”等級是很近似的。不論何时何地都是上帝的意志在統治着，这是必然的“永恒的規律”，如无“天命，就是一根头发也不会从头上脫落下来……”。但是，奥古斯丁沒有停止在宗教的宿命論上。当然，他曾徒劳无益地企图把宿命論同人的意志自由結合在一起。看来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但它受到上帝的意志的內在必然性的克制。奥古斯丁写道：“只有那些为上帝所喜欢的人的欲望才能实现，上帝早已預見什么样的欲望能够实现。”

真正自由的只有亚当，但他却利用这个自由犯了罪。原罪“沾染了”全人类。怎样才能贖罪和得救呢？要做到这点，人的渺小的力量是非常不够的。只有全能的上帝的“恩賜”才能使人得救。“自古以来”上帝就不管人的活动如何而把人分为两种：一种是能够得救的人，另一种是永远遭受地獄痛苦的人。上帝在尘世的代表是天主教会，离开天主教会就“不能得救”。罪孽深重的世界和人类力量的渺小是教会存在的理由，奥古斯丁学說的全部脉絡就汇集于此。当然，他的学說是不能首尾一貫的；双重性和矛盾性是处于两个世界（古代世界和中世紀世界）之交的奥古斯丁的一般特征。

410年，阿拉里庫斯的蛮族当奴隶給他們打开“永恒的城”的大門时，占領了并劫掠了羅馬。世界性的羅馬强国灭亡了。奴隶制的古代世界处在垂死的掙扎中。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新的、强有

力的組織——教會——成長和形成起來了。“聖”奧古斯丁說，國家滅亡了，但內在於人的精神之中、外在於教會之中的上帝則存在着。奧古斯丁維護剝削制度，但他不是把垂死的帝國，而是把天主教看作拯救和鞏固剝削制度的基礎。

奧古斯丁的這些觀點是同他的特殊的历史哲學分不開的。奧古斯丁寫道：“歷史是一個漫無邊際的、錯綜複雜的東西，同愉快或真理相比，它帶來的是更多的麻煩……”^①。儘管如此，但在基督教思想家中奧古斯丁還是第一個提出，象我們剛才提到的，有趣的历史哲學的人。奧古斯丁斷言，歷史是神的信徒和撒但的信徒的鬥爭，神的信徒力图在全世建立“神之都”，而撒但的信徒力图建立世俗的、尘世的國家。如果“該隱的子孫”所創立的全世國家滅亡了，那末就有一個“永恒的世界性的神的強國”來代替它。這個強國在基督“再臨”之前在教會中實現。實際上，這意味着教會權力大於世俗權力，天主教會統治全世界。奧古斯丁並不反對世俗的國家，只要它無論什么事情都遵循“神聖教會”的指示。

奧古斯丁認為，在教會同異教徒的鬥爭中國家的協助是非常重要的。對待異教徒不應有任何寬容，寧可錯殺，不可“誤赦”。奧古斯丁用公開的詭辯來“確証”諸如此類的原理：要愛親近的人，這就是說要希望他得到你自己所期求的東西，但人都希望自己得救，因而愛親近的人就是“力求得救”。肉體因折磨而痛苦，但這並不是災禍；我們應該痛恨人間的肉欲，因為它是“靈魂的牢獄”。

奧古斯丁用詭辯來為社會的不平等制度作辯護。他斷言，奴

① 奧古斯丁：“論秩序”，第2冊第7章，載“聖奧古斯丁作品集”，1879年莫斯科文版，第2卷，第209頁。